



重校鶴山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邛州知州吳鳳

郫後學王葵校正

學正李一陽

訓導周南編次

眉州威顯廟記

眉之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

某之作也侯之孫密崇曰神之本初奠祀

武康捍患禦蓄功施于時于榮周禮地官族師祭

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牘有內史之命

郡有乘廟有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

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歆時

惟工祝傳詞致告賚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癘疾之不時也有祈焉有報焉罔有遐邇故于武康于嵒眉于龍于萬于階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晚而居眉祠是以興物于淳熙之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緣起與神之有績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循其顛末則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涂壅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怵於竒衰暗或又誘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

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而嗑吸之屈信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妙萬物而無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生之洋洋乎如在其上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武康之祠也於此乎何咎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美報者有功烈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蒸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

戶竈門行之祀坊庸表啜之蜡禡侯祖伯
之祭焉蚕猫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
也足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况茲乎抑侯之
爲是祠之繇繇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
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
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饗之當有發於斯
言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絪縕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徃然
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榮

音敷

華

同齋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

地亦無所賴於人以士之生乎兩間必知
所甚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
緒啓來哲得時行道足以佐天地蕃庶物
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是
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
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趨
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歿有精爽登于
明堂祭于大烝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
牲用幣春秋以時列于學官奠于有司從
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猶足以使

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云爾析
珪儋爵睢盱駸閃式舟坊以詔庸人孺子
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
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于我國家掃
清氛稷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
明士之所以為貴自諫議田公始以直諒
聞朱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
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
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給事中呂公在
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
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

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
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
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
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
死哀蓋列諸學官莫于有司咸謂無愧者
學故有祠析為二三判渙爽離昭事靡肅
亦有名績顯著而象設俄空某至郡以令
詣學顧視惕然訂諸耆艾萃為一祠訪諸
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
禦判官揚某為堂東廡衡長四尋有五尺
一塗暨竣役練素精能

通命執事載稽國史錄田公而下列圖于
堂者二十有六人序攷其世服跡其秩經
始于 月日告成于 月 日躬
率僚吏諸生而舍策焉曰是役也不可以
無述則爲之言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處
無所逾於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
有若亡此士之所當發憤忘食盡心力而
求之者而声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
當以一髮滓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
六人者之得升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
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
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夷攷
其行事反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
祗以異僉曰然請鐫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宇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孚侯
度聿修迺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
以申懷賢尚德之意樓故金龜亭緣陔萃
歛橫陳夾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
上實据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
足 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甚者為
庸保滌噐之地余昔守郡嘗欲更之未遑

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爲詩以遺余曰作新
此地誠爲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
敢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弭羶恤
隱罔未弗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
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明生之不易也旣以
少府斥幣糴萬石米且築四廩于舊廩之
陰以贏之名郡儲倉實鞏密綏急是賴
又捐錢五千萬有奇爲民代輸布縷之征
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昔者嘗以
屬子黨忘之乎某瞿然曰惡是焉可以無
記也自郡縣以來守襄陽者多矣而羊叔

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
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
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沈
中和廣漢刺史之真除者凡八十有三人
其粗之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寧薛元賞
及公爾而三人之譽已不迨公雖於釣游
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於今
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意是焉可量也然
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數略獨於治
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湖
者興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岐殆

亦不可勝數蓋嘗夷攷其事而未有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進明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領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禡祿山之氣也然旣爲之前必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瑛未出閤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

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群李莘之詞至謂元宗季年遂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群凶害直事乃不行旣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忘餐奮發毋挫直詞公聞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爲已任而孤立寡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落而脩名今節

人期於未用信於既用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訓于岐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瞽於好惡名實淆於毀譽向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濶情偽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然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人之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棗爲需宴亭更刺史數十至玉涯增飾棟宇而州人之悅公爲是州有舊竹亭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乃交譽倦卷者果何

爲哉宇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爰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挑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爲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脩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邛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二辭聘召遂得廷迓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古白鶴岡阜屬連山

之顛則修竹綠坡循坡而上草木膠葛又
上焉則荆棘之所於此有烽燧故基相傳
為李唐時西南夷數入是為望敵之所
蓋居一縣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
一日與家人窮躋顛變百前隈支一峯欲
即之而不得則除剪其荆棘蒙犯虺蜴聚
足而上則其地平袤衡廣二百尺縱數里
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隈之中
峯復屹立其前如有鉅人端士色授面承
欲之卜室貯書其上與朋友共焉會居心
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聘士叩之
預賓貢者比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
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士
自首選而下拔十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
競傳為美談了翁曰是不過務記攬為文
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記覽文詞
云乎哉則又取友于四方與之共學負笈
而至者襁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各為堂一
二內廟廡門墉以次畢具旁為小室曰立
齋求嘉葉公為之銘介二堂曰書枋枋之
左右為南北窓堂之後為閣家故有書某
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

所板行者凡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
取六經閣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
爲之記閣之下又爲一堂二內堂曰事必
取邵子語閣之陰關小圃鑿池築室藝卉
木爲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
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爲亭其上於以仰觀
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
有以盪開霖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
進學未能信而游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
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
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
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墜厥初以
爲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季成之性傳為東川僉書判官考其
解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解本
廉訪使所治堂之由來舊矣始壞於宣和
末劉君軫復之再圯於乾道間李君枋復
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
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
昔者之再易也昔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
其爲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久

存以衛公重公安祠之竹不剪以萊公重
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
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
曰筠則有以也竹其躰也筠其發見於外
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
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
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白端本
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
命之正何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
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
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瞬存息養無

所襲奪則生色粹然見百益背施諸四躰
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
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况望其形於外者
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傳誣其賂士奪國
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爲
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迂善者
也至其切磋以講學琢磨以自修則又非
昔之武公考矣屢憫赫咍其得容表衷之
盛已宣著而不可掩及盛德至善昭明較
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諉者焉詩人無
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

猗猗既以具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
其生色之晬又以如簣而稱其發見之盛
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
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篤則其詩
曰邛邛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溫溫恭人維
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
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
奧之詩互爲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
之之屬記於余也豈徒使人識堂之廢興
竹之盛衰例爲騷工墨客嬋娟擅樂之語
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
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
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綠筠之下也儻
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玉臺極堂柱識

東川漕解之東故即城爲榭名以玉臺城
圯臺荒有亭蔽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
某由詳刑攝漕治潼明年春坏城葺臺暨
秋爲真徙治遂首撤亭更爲堂東嚮距臺
之側舊址加闢會以周願氏請易名 報
可迺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氏義勒實堂
壁名極堂將俟考功奉常議下嗣刻焉又

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屋仍爲臺其
前以無廢舊各徙道城址堂容三仞崇綢
半袤加容三之一繚以周廡廣視容三
二臺之容崇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
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榜
以奏篆是爲識

參議胡君 祠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抵余于武信
曰昔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沈淳熙
之物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
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

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爲我記諸了翁州人
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三爲教官惟果
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
事皆以身履目繫裒萃成編亡慮數萬言
最後在夔漕爲介邛爲貳大寧爲守利東
帥司爲議幙蓋今之所謂西蜀者轍跡殆
遍焉自臨遣至歸觀賜對者凡再如建擇
諸邊守漕復黎雅土丁口田發義倉蠲鹽
課率見納用大抵更事久而閱理多故能
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謏聞之所孤陋於一
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筮仕遠遊動

百舍無出鄉戚戚意行湖海萬里斂裳徑
遊初不作難嗚呼為男子者不當若是邪
前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
者如自沼而澤如自京而吉自漕而衛自
梓而昇而華而歸自魏而岳自濮而鄆動
踰數千里不以爲遠也仁廟用人亦先
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迨其績望章
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
三路成都然後負實省府故郡國之虛實
風俗之永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
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
隨有不愆于素自熙寧大臣使用資淺新
進之人今以獎謏激佞而因循既久遂廢
祖宗入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憚
遠便文自私徃徃終其身而士不出數百
里之地者坎蛙甕蟻汔于今而尤甚亦豈
無不出戶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
之士鮮能焉固臺符之請之勤乃具以所
見聞復之俾併刻于石黨有以識世變
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

川上而厲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曰子之川
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懷
慨然此江熙之言也川流不舍年逝不
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與此孫綽之言也今
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
也何居義甫以告了翁曰喜聖人之嘆果
若是之卑卑邪歷千有餘年而經生學士
謾不省此為何事以熙綽也而猶不免是
可嘆矣夫今夫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
之機盪摩屈信為春夏秋冬夏升降上下為
日月星辰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

耳目切人之肌骨所以告曉於人亦不趨
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見至近而
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
水根焉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
往功以無一息之間故聖人於此又慨然
有感於逝者如斯之義其所以發明天德
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徐子謂仲
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
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
載其一焉家語荀卿戴德諸書記孔子子
貢卷問之語亦謂君子見水必觀使其

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躰之運因
無所發也則胡爲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
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爲源泉觀水之說
而秦漢而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
流日夜不休爲天道之圜似不爲無見者
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爲詩則曰
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
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則亦熙綽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其說則已卓出諸儒之
上然傳魯論也乃猶以死生晝夜爲說則

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爲何說此非晚學
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
而空之其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乃天德也又曰此道躰也天運而不已水
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是說之行
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說爲之形
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
皆孔孟氏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
動中爲大化密移而莫之覺有能於此觀
象得意而有諸已焉瞬存息養毫積累推
隱微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壺

亶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地相似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甫以爲然則試爲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諗同志相與共學焉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沈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為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元至光啓元年僖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自偽蜀毀于火乃迁魚鯽其居爲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

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洛識

藝祖皇帝

于龍潛建隆初召至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關乃入都傳東壁西籬之副與官本市書細載而歸即所居復起重樓藏之魚鯽之有樓則昉乎此又嘗除塾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于聞名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關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為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闕性惆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

第文懿公爲識其竈有不儒其身而儒其
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
燬于書灾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
懼忝厥世乃更諸爽塏以唐僖宗所書樓
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
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
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竭請曰
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旣塵勩公盍爲我書
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
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
壞于火或覆于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
毀于盜或散于迁徙本朝之初如江源叔
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
孫不能有之爲臧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
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偶過安陸亦得其
吳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他人者可知
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
僅公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
書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
不克守也宋宣猷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
家之書可敵中祕之藏而元符中蕩爲煙
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讐是正視諸家爲

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
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與家于廬山之陽所
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开氏之書
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
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
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
矧自文懿以來進士擢甲者凡三人而與
實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今某
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嘗詔免舉徑試南宮
某之子午之亦與鄉舉
雖一名一
級未足爲人物輕重而世其詩書以不遂

基騶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
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
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恕失
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
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
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
之鋟梓徧天下加以傳說日繁萃類益廣
大網小目彪列畢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
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意是不
過出入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
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

果爲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牴几
於我何加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旣以復子
孫君遂併書此說爲書樓記俾刻之以儆
來者且以自儆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迤北修垣而環除邃宇
而周閣沉沉翼翼竟衢兼術者朝真觀也
其中爲王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
仙祠雲堂茶寮與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
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萑女之祠與九而
庖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爲諸葛忠武
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
也自天寶五年章公始更爲觀奏名乘煙

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輕舉也觀嘗
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
後易乘煙爲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旣作大
殿又爲屋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
廷彬也帶高埤下延褒而崇飾之則淳熙
末張居興與今之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
事屬余爲記余嘗攷侯之故宅蓋在隆中
然其自謂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
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
烟之事典記所佚未有以復于祖良也而
客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召公而愛

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
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爲社爲未足又以
貶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
在而是旣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私祭
於道陌間習隆向充之言至謂百姓巷祭
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交譽是惓惓者
果何爲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
也蜀人思侯不置每見朝廷有善政佳事
雖非瞻也必轉相傳告曰此吾侯之子瞻
所爲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實陳史於
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

然愛侯及其子亦以覘人心之秉彛好
德終有不可殄滅者乘烟之事儻若是乎
余曰子知其一耳合散消息陰陽鬼神
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盡力義不
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威南人而走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踈鍾會而感韓弘
矧炯然此心扶植世教將不亘千載而不
可亡乎侯之子瞻孫尚不愛一死從容蹈
義其凜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爲無窮彼所
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爲仙不已多
乎自侯之卒則勢益張伯松旣亡瞻尚亦
殞昔者教忠之訓則有死而無二也然則
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又非以潔
身邀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遠
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
其遂以識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
可眩以神怪也其無發於斯育矣乎是爲
記

史守文

孟博 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屬余書之且曰
併爲我言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

強大堅實者竹也其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所至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哂之然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爲不是時策馬之云稍若傳會耳大畜所謂篤實專指良體而詩書記語所稱如篤慶篤祐篤親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信篤行篤忠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沉晦之意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大章以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字終篇蓋公劉自易其田疇實其儲峙定

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無跬步弗實也中庸自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末章反復吟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爲己以臻其極無毫髮弗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願求之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灑掃進退爲可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爲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爲不難知也晝貫夕研日積旬累如公劉所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跬步弗實無毫髮

弗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爲空言乎易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
艮篤實也健而實其爲日新孰禦焉史君
勉諸

江原縣天慶觀雲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
語其徒曰吾儕小人辟居族食無益縣官
今逆氛若此又不能剗刃賊腹膏首原野
盍姑杜門以需底定乃相與校藏書見其
書有爲九層之臺可以爲民禳沴祝螯者
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雲臺列天地日月

星辰岳瀆之象而禱祠焉其後盜平遣其
弟子太占以書抵余曰是將爲四民逆雨
寧旱弭兵順年之地也夫子盍爲我記諸
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時其交鬼
神也有道自顯至舜咸命重黎

俾之高卑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
帥天地之度儀生物之則正人心而防世
變者爲慮蓋甚遠迨周治日文明正嘉義
罔不螯舉雖以文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
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爲之三巫之屬凡
以神仕者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

鬼神之與人分殊而情通殊則不瀆通則
不曠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詞有事而
禳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
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
鄙乎榮師地祭祭族之而涖之以正師疾厲之
不明則於鄴族乎醕之而涖之以師長至
於牝惚交神明則圖象類也表處位也
別次主也辨名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
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
之情狀以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變雖巫
覡之人其才知足以比義其聰明足以照

徹不誣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王所以為
斯民立命立心者也自王政不修而聖賢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綫
有候禱祠之事則方社弗舉而諂非其鬼
也雖經生學士徃徃安見聞之陋以疑陰
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拂典則之經敬不
以遠遠不必敬也况泯泯焚焚之民無所
於訓目慝禮而耳淫樂理義之不務則委
諸茫昧眩於竒誕皆其所爾余嘗粗有聞
于儒先之教每病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
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未能也而元

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死生勞佚仁否
壽夭民自爲之風旱霜雹順年裁兵民自
祠焉爲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禳醮之遺
乃若僅見於斯不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
爲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神者無所不
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弊
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
失其初心不蕩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
講而聊正之庶乎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
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夫子嘗墜言焉今
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爲周閭窅洞以館天

神夫亦以爲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
諸余又謂之曰美哉此心也於前所謂此
爲吏者弗及知者也雖然吾旣爲爾師言
之矣而聞之乎漢儒有言明天地之性者
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
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
分際而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
師之心固而所守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
以余言爲然則識諸洞前之石使來者而
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一
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
折以待暴客孤矢以威天下每歎風氣既
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有不容不先事
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於周有井
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
之限有巡警音戚守夜鼓也周之警有壺
櫛之守不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
等菜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也
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
庶恥為城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

師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間問所謂城
則凸不滿數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
賈牧之所挑撻犬豕之所躡蹀曰此城也
問所謂卒則廝役於群吏占留於寓公春
秋大閱暫聚而旋散之稱側角切則避
免走趨則喘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
諸故老按諸史牒則曰所從來久矣蓋自
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大難甫平即罷鎮
戍迨平并汾閩越則已令江淮諸郡毀城
隍收兵甲矣淳化成平距建隆初不過四
十年耳盜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

濮盜作於近輔如入無人之境滁陽諸郡
至以白直守鄆江浙荆淮湖廣諸道富鄭
公謂處處無軍城壘不脩或數十夫持鉏
耨白旆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禦者
至寶元康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
武備之削滋甚五年間盜殺巡尉至六十
員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沂並淮渡
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等輩剽吏
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誰何金州
盜作速召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
久郡有餘財民有餘粟而廩廩若此矧熙

寧而降籠財利弱州郡則益不暇爲國
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搆炎興之初大奔
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爲此懼嘗以告
于君父諗于有位前後凡縷縷千言卒未
能有行焉一日蜀閬撫御失宜利東潰兵
敢開亂略旣剽王人批果閬剽遂普遽進
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嗆
所屬驚奔相屬封疆之臣鮮不荷檐而立者
簡守虞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
日而聞變會顯謨閣直學士劉公以玉隆
之祿家居與侯約各率其孥効死勿敢去

侯益以自勵迺阻江爲守料材壯明簡稽
峙芻糧穀甲兵戒桴筏具藺石杜獲窄察
相翔謹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緡以佐用
度侯又爲請于部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
調黎雅牌丁以爲按威声益振賊氣以奪
侯復念大兵之駐于鄰境者饒道不繼則
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

敢以異路僻而共其資糧屣履與其酒醴
餼饗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
代賊謀者行李之間無日不至故俾在師
者咸得以盡銳敵愾無復疑顧訖成厥功

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
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
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
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
他日賊所奏之道示不忘德也輿輦畚築
之工民不取庸爭爲歌謠而勸趨之誠懼
太守之矚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
之果使人辭焉則屬役反啓他日祠成爲
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蓋爲
我識之余方漢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竄城
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

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祛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吾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爲守脫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爲學以義理爲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當參謀蜀柵時虜勢鴟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洶懼白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爲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今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升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一室口誦心惟人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曾盜薄鄰邑効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事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旣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見諸生

又爲揚濯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簿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

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
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徃徃驚恠
以是爲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
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
表而出之以嗣徃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
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
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
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
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
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
的子其爲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徃開來

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
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
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
奮乎春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
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爲西方諸儒倡
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
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
於西方尹考明張思叔朱公揆馬時中侯
師聖呂原明劉箕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
蜀特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
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公出

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
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
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
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
高第如譙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荊州
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
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也書流傳於巴
蜀旣有年矣余爲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
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及見學者多傳
寫二程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
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

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怵則例以伊洛貝
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
學也自是以來徃徃屏其書而不復省曾
不思四先生之教人曠諸天地萬物之奧
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
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
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
已期不失於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
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某方爲四
先生請易名于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
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

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叙州蠲役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諭其同郡魏了翁曰申所領州近薄諸圉生夷遠控兩江蠻部地陘隘夷賦且半歲入爲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苦多瘠而調度科繇眎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殘困立見乾道間帥臣晁某建請得具常賦它役無所與歲爲婚若干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白于西南大諸

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金旣又捨之不盡責民罔不懽呼請于州曰昔公蕩平瀘戎戎不服反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盍併是書之以詔罔極侈少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子也爲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彛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徃徃不得夫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蝕

於利奪於勢徂於習耳侯填拊其州乃能
講數十年久墜之政控于大諸侯併力役
之征而施舍之盖有戚戚於其心而不能
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微少保安
公則孰爲聽之世道日狹褊衷護前自敵
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旣崇權任亦
劇則鮮不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
有然有告必聽有聞必行盖不獨於叙然
也方其再命來宜適承公私彫瘵之餘帑
緡僅數千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繇忠
誠耆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未嘗一

加賦於民斯亦難矣迺所謂收隱戶括羨
田征俸民鬻沽肆凡皆不得已而爲之使
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可使無怨
其如倚勢以豐已失公之本心何方公心
未孚民聽胥或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嗚
知之速返前令曾無留難旣傳檄州縣風
曉百姓猶以未得懲也逮汙吏以警餘慝
設訟館以籲衆蹙然後上自薦紳大夫士
下至於寡孤獨之民始知爲是紛紛非公
之本心也旣相與抗手交慶而其有識之
士又曰吾儕小人連歲被兵不遑寧處今

年春虜大入江淮光舒斬黃之間莽爲盜
區雖隨即殄殲而死傷橫道公自旬宣以
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警力所得
勉寧敢有愛况公歛不及農其不得已而筭
及游未也亦端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
昭明其食其更莫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
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而爲咸山高
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地
天而爲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
降則卑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
相益夫莫不然也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

於下乎古之人任大責重則心愈畏年高
德邵則禮滋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
惟師言之祇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
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
爲深切曰余誓告汝群言之首繼之以責
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此非
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
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未克之私橫
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
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
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群言之首信乎

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閱變既久故知斯言之有未而少保則機識英晤見義勇爲聞過速已無所吝滯况前後在鎮內固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爾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輕千里而樂告焉罔俾畢衛專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城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祿而綿爲益之外蔽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並邊也而莫爲之限蔽頽墉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牧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余人然邊戍未撤則是也也日聞烏烏之聲烏烏弗声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廵平石侯某嘗築斯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瞿然曰爲國若此其不偶事涉變者特幸

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
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之凡
百貲用則屬之通守唐君祖猷昉于十三
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
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而堞五尺不
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
石錢一千二百萬有奇曾幾何而成績章
章若此侯且以為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
六千二百萬又以滿成請于朝俾唐君竟
其意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
力而爲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爲敢辱
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
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疆幹弱支
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池弗葺以熙豐罔
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
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
獮災與之初火奔小降則支弱之害著矣
極於比歲賊曦盈尺之帝足以驚奔列雉
張千干人之聚足以披靡辟辟虜闖梁洋
如復平地虜闕江淮如升虛邑嗚呼事勢
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聞程侯之爲
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於

此者敢於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以
金推蒙以石壁巖乎如峭巖斷岸之不可
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
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人如侯之約
已奉公帑廩之羨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
孰爲守之古者哲夫以爲城今也先幾燭
患則嫌於樂禍鞠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
者衆心以爲城今也吏倚法爲市民與吏
爲讎平居旣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
禮義廉恥以爲城今日是非所急也貨利
可以維斯世而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

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
哉余與侯各分地守徒能爲其所得爲者
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
險不可升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
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
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
以爲然則誠爲識諸城陰以冀覽者之一
動心焉斯其爲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隆
宇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繇
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 丙 果州生祠堂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爲天下用非有事變
迫休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棫
撲豐邑崧高蒸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
積逮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
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遼西告警而飛將起
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
冉肇追夔藥師出范陽煽兇平原識廷湊
肆毒晉公見伐蔡屢衄西平顯河東寇結
汾陽封使非擾事涉變也度厄霸陵充國
援以老棄李顏裴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
蜀自賊曦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是未嘗

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
每若此然尚有可諉者曰不及知然而旣
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証於
內蜀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爲者哉
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文閣擢果之
州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襲賊越
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
賊爲已任會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
剗逋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
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壻王君某代之藉
姦鉏強拊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

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使其子若婿
先後來吾州吾蜀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
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
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
城賊還報適在是州州人滋不忘度城之
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婿並祠焉介郡人
游君景仁侶校官蘇君和甫在鎔及南充
今年君震卯以謁記於余余每嘆漢唐以
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
犁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爲斯世生才自足
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爲用舍以
事變之緩急爲淹速耳郭汾陽旣收東都
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
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爲愴壬所忌
非人主終信不疑則唐祚岌岌矣然是時
非特汾陽出於特用也七子八婿皆居貴
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爲將相大官而知名
于世者五十人其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
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爲再
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爲杜稷計而
又爲生其子若婿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
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

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謨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爲誇而以善處善保爲難不以忠信之厚爲足而以謀謨之助爲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令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翁婿使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幕府賓客皆能以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但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彰一門之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二

嘗以天下用其良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三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為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
徐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
營宮室徐君晞授由山陽通守往涖州
事秩滿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
振業之日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
職以寵綏之守樂民之和後上之賜也
伐石泗濱以識郡之興復與嗣守者姓
名將寘之壁帶而求文于了翁因為稽

諸圖牒蓋自梁武末年長江以北悉
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

高

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為
朐山隋末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
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
朝毋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
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夫所謂地險易旣指言其為山川丘
陵也而獨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
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

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
昔之人以太師為垣以得道為助以在德
為險以禮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
禦盜憤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效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
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
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
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焞為
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

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鳩其民比
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
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
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
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鼎彝匪我邊陲所
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邦則滋不可勿祠子
爲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忠舊關若忠獻
公之行則既譜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
公之奏疏則又嘗聽次第而序之者也知
之宜莫如其詳具忠獻始爲士曹力辭筦
康忠肅不胥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爲

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邦人至于今道之迄
由樞宰先後奉使聲振關陝力遶梁益以
保我子孫黎民然則漢忠誠不可勿祠抑
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
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
元祐之隆平紹聖而後羣僉用事極於
觀心民之季潰裂四出於是士大夫不

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喏口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
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
悟我戎之失則爭爲避狄之計於是而後

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變益慘
蓋皆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真
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復明碑
而夷二凶當我行以殄劇寇內變粗定則
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
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佩是敵七
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
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
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
唱之也陝服喪師准西逆命人以咎公不
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

嘗敢有抗之者而獎率諸將仗義復讎則
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
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
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朮背盟
順昌■羣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
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凡二
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
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引兵
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
遣屬不行時惟忠肅公首任采石之戰以
摧敵鋒又過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

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
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
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
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縛軍實
致人和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
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
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
利欲之陷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
耳成敗利頓不遑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
心也而困禍福爲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
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
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
在漢中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麗牲
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熄邪說
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
以孝友行于家以踈財急義聞于州閭天
官葉公時爲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
之公卿大夫士爲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
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爲巨編復

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
爲己之學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
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願稱焉斯其爲顯揚
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爲榮也夢錫
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爲二父
榮也余乃爲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
知父母恩深欲報微群動芸芸覘夜息萬
生點點是春暉錯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根心
貫一機理道坦然入莫究是家兄弟廢全
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

吾將爲樓于閭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
爲我發之余方論次其事或以語余曰先
王制禮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
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
不樂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菽水言有稱
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追
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
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禮乎曰不然也
禮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
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爲厚人倫篤天性
將扶世以勵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

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矢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爲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蕃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蕃而今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眈眈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酤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籍城中之民糶以原直

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逾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亦不能易嘗眎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槩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旣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止新陳未接民苦貴糶而計日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爲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

教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予責尔病予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疊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將見仁遜之與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以久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之於供也輸泉如冬而尽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逆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爲利尔僕蜀人也嘗仕於成都於忠定之法盖身履目擊之閱祀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載一

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
正學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且守潭也崇
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糴米
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爲也敢併記
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

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爲濂溪周先生河
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
十有五年某召還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
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

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
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
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
名罷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爲
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
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
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
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
以比閭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
以德藝無一壞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

月之吉黨里社榮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
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
迨厲宣幽平已不能成周之舊仁鄙壽夭
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
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
也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
道而無其位亦不能懸屬而維持之然猶
不忍吾之同体俵俵然如窮人之無所歸
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第
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
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

琢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二未欲平治
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
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叛渙滋甚董仲
舒嘗請誅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殊者皆
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不時君
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
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淪虛無不
爲權利則銜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
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躰明二五
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
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

極又非二呈子張子推而太之扶持綿延
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
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
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
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
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
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上求矣權
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
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
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
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
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
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
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
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
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
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
也且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
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
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
所以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
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

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遇臨邛魏了翁而言曰
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
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五千名山中爲峯凡十有二
稍東爲凌霄塔右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
棋局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爲洞可
容數人曾傳爲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歸視皆精金卽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號元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
久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爲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爲觀宇於絕巘堂殿
館祠無榮翼庖湏彪分昉列中建三教混
藏儲道釋及儒家諸書複寢重闢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北有泮憇歸雲二亭其麓有
清水五塔山之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
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椒殿
賜緡錢百萬儲宮爲扁凝雲堂一時名公
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
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

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
敢羸糧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
且三教之設精粗本末言異人殊今日混
一云者將比而同之邪日至而滋息生之
始也日返而遊散生之終也此聚散之常
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
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為有也來伸往屈自有而
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
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污然則物有
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有目
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
不誣也今日餽人以粟俄而為金然則耳
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夫不
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
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為尔強書
之决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真
丈夫也麻姑擲米丹成之事非獨餽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子安知六合之外
無是說也曰爾為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目之為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
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

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末流之害也尔師
之初綿綿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
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未甚害也
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
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蓄縮以全吾
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為二致其末
流之弊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
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
之說於是接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
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
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

而猶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
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
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
教而存軀而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
士曰唯唯遂書為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為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
判官參軍並列不當厥居乃數十年始從
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廨
歲修月蠲普用永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
元卒張福莫簡叛仄利撒闌抄果踐遂於

是東廨之僅存者一二乃皆燕游不急之所
使者移寓西廨驛以久虛弗葺番陽汪侯
來領使事過故廨徬徨躊躇顧謂察吏是
觀廳攸屬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
有司凡緡錢六萬米石千丁匠四萬六千
九百侯曰損無益 侯以歲月不潰于
咸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間 畢獻
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
室寢堂奧榮 筦庫庖湏以次備具

至於賓椽有館文 度府史有舍視舊
規真始將過之任成屬余識其顛末余舍

然有感焉

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

筦推屬之轉運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
稅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
權時之妙筭也然權任雖分財力猶裕自
熙寧分使推利郡守之權始削脫有城郭
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
則違時而曠事政宣之末與受其害至中
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
者僅爲催科團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
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著兵
闕弗治祇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

得無以變通之乎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將簿書期會之問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幽枉凡皆典禮命討之所關為君師者建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况我祖宗惠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平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恫瘝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理也詩曰職思其居謂盡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辭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已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勵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莊敏公之家臣學遠有端緒茲事也固已習聞而篤踐之矣尚敢誦聞以復于侯將書諸石與同志者共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四

記

敘州諸葛武侯忠靈廟碑

六年七月

古者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皆有廟廟之子
姓以昭穆爲序祭非正主則不厭以蠶不
旅不酢非同姓同宗同族則不得與於祭
大蒸瞽宗雖有他姓之祀而不立同氣之
尸與廟祀異自鯀祀于晉相祀于衛周公
而祀于鄭董安于而祀于趙大非先王之
禮魯展禽至謂先王制祀有法施於民以

勞定國禦災捍患之日然五六經之書終於無文漢高起沛黃帝有祠迨其中葉故侯有祠又其後也先墓有祠至永平以來則墓祀尤盛極于諸葛公之卒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朝論以禮秩止之然則士大夫至是尚知禮秩之不可踰也習隆尚充因人情之不可遏請即墓之近立廟沔陽而斷其私祀親屬故吏乃得與祭雖然是猶近墓爲廟特節不祠非親故不與也其後所至郡國爲他人之親立廟不知始于何年也非鬼祭之越望之祠無所無之姑

即夫禮之變而言則有功有德於其國而祠之尚人心之不可已也叙故有諸葛武興王廟至興國皇祐一再更修猶存孟蜀武興之名元豐三年賜瀘州廟額曰忠靈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伍年遂寧馮侯邦佐爲守上距皇祐歷玄默執徐之歲凡三廟既久第侯微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守瀘道出叙侯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舉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遑也既抵攸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乎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

越嵩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歸至漢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之長寧則瀘之委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一予即其言又為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且渡瀘公細事耳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傳注淆訛靡有定局况公用蜀之心人得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牂柯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樂史直謂盧峯地瘴惟五月可渡盧峯即今堡山是殆以郡名瀘指盧峯為瀘水不知是

峯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徼外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濱尤為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苟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匪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擬非其實此地實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蕃之地曲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為三重瀘又東為西

瀘水縣又東北會孫水雋水又北會大渡水其支分為朱提水若水羊官水繩水淹水咸會于越雋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犍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抵瀘叙其通稱之皆曰瀘照烈伐吳之後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招之至于梯歸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柯永昌建寧四郡怙險嗇禍渠師雖闔至於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界吳人嗾孟獲以扇諸蠻越雋牂柯胥為畔援當斯時也使雖闔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南征之師勢不可以然尚以昭烈之歿須俟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柯而身自出越雋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大渡亂孫水破越雋斬雖闔絕馬湖禽孟獲蕩平四郡通歷三瀘遂南極滇池深入不毛之地勒銘誓虜道滇水漢陽以歸以予所知合馮侯所攷公之渡瀘昭昭乎聲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洋洋乎精神之如在藐茲某敢以寡陋不辭為謝乃為叙其事而系之銘曰人以一心奠位堪輿或

為大人或為小人。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大道無詭而獲有範而迂所
謂小人功不蓋媿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
盟似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名成事行
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濟敵皇
皇奕奕祗赫庸釋拔本而言穿窬之類自
秦滅學罔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
開叔末蹈誼秉節迨諸葛公皦如天日開
誠廣益引咎布失是心之度皐伊旦爽漢
主未顧隱然人龍厥既顧之前無二雄扶
漢植華釋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衆其
在梁。風績彌宗今其僅存八陣遺蹤在
古風后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
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闢乾坤翼張者奮致
之先天方圓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
此管樂謂書申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
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以龍盍終其身義
理不兢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
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
成不成柰何乎天

元符忠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揚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

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
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籍元祐姦黨
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
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吏
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求予書元符
閣又亡何李杜史季尤又為承議之五世
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
請曰先人之弊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閭
予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
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名之至惡王
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為
烝彝鼎為壙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
事之臣籍其祖於邪昔附其事於姦黨而
子孫矜以為祭名實不已矣乎竊嘗稽諸
丘三六之傳自君君臣臣父子子兄
兄弟第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智之性陰
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
別言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
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
衰始有名與實矣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
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

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名浮於實則於是
是有名實之說遠其又甚則故辭者盜立
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跖矣至楚人則白
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
可黃矣至漢則鶡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
可鶩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
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卞
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
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
未嘗被以溢惡無實之名也自京卞一開
其端變亂白黑實為陰乘陽賤陵貴夷亂
華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
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名株連建繫五
十三家將以為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
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
名之偽黨夫曰姦曰邪曰逆曰偽本以怖而攜
之也而願附名籍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
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為至美之事况夫人
以眇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濫貴素
飽曾幾何時而為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
萬世在後是非予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揜
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藉

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
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虜孰不知之
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毫髮加損也
祇以貽千載之一喙耳彼京卞檜侂必不
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
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
人者猶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放
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
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
滂傳之去嘆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
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為柄臣者誣人以姦

邪本起穢以為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
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岩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
書抵棊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為淳熙宰
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
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頽剝方議改為院
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
之如飛如翔突兀闐闐公為我書其詳且
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
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

岡巒崑峙若顧若留雒水盤紆有匪有滄
是宜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
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為之記今馮
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
嘗觀祖宗全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
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楊邛之宋與
李蓋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
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倫魁者四亦云
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遺梗命諸道提刑
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為類試紹興元年始
擇監司師守總其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
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為類省試諸道之
合蓋此乎昉為舉首者思視廷試三人至
紹興五年十一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
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
高視天下而竊笑為嫚秦所愠繇是蜀之
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興初
元詔免策士趙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
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
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
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
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

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也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沉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以資之士言之文定幼負竒氣軼群邁醜發為詞章閱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試言人即知其為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為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

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繇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職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雖有才而浮躁術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術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

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幼而學也必不肯襲浮踵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峒今列屬判曹自財賦所抵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之下每惟是邦世載人物予不暇悉數也

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菴先生為碩鄉儒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丞輔之魏忠獻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名相其子宣公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流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儲為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砭砭崇四尺架梁其而屋之衡從合十丈以通南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皆節

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輿梁之麗貫接紫巖
如虹以浚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所自
出也願為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崇之
志予嘗謂孔子間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
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雷霆流形
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
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
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
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
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見
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
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鳴
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
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
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數
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真有以關盛衰之
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
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
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燬或復至
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

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
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
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
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爲之宮者
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
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
築其說曰即學試士毋害也而前廟後寢
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况孔堂肅穆而
群趨錯立喧瀆已甚盍議改爲建嘉定以
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揚昌伯天官侍郎
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縱更其成而曠日綿
禩或死或去臨邛楊侯楚望宰郡暮年郡
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砥平席
衍而勢爽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士從龜
襲乃下令徙寺且廣鄰田以益之賦文東
西五十南北六十既輟少府用度之贏又
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鄉大夫士以
補其乏士受
不以厲民面陽作堂左
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為堂列入內
于東西二夾為主司直舍試士之廊東西
鄉各三列中為堂深廣皆五尋重門扉
列封彌騰錄之司庖福吏士之舍靡徹不

備遷舊廡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一既就緒以書來諗曰伯雨為普人肇修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徼一言以寵靈之某為人記貢院記學官多矣然而考諸制度之詳畧風俗之薄厚則未嘗不致疑焉且國初天下未有學也慶曆三年以後雖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遠小咸得立學學官之備乃昉乎此國初貢院廢置亦無常居自崇寧至政和中部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昉此夫既養

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官以重其事風勵作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逾密而弊滋多法既詳而姦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舉取士者非有比閭族黨月書歲攷之素直以寸匙之文一夫之目按自䟽賤畀之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

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慙於當世則雖以言取人未為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郵吏所傳牘分條別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闇政下無諛詞正李以言猶可得士脫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和戎則贊和戎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貪黷

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為庠序以肄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蓋可意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盡然脫使始迨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三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揚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其祿故於采地
得立廟桃外諸侯嗣也則於所都之邑焉
凡皆有酢有厭有嘏有綏有旅蓋同氣之
祠非舍奠祭菜鬯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
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寓
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
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民
如燕齊之欒公民徃徃立之社然猶配食
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
民爲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涇城之祠史

不絕書事之變古亦云甚矣君子定國爲
縣獄吏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
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
真杜池陽陸浚儀之等皆如于祠逮隋唐
以降故侯之祠紛々史冊不可殫述而人
不以為異雖然事誠戾古也而繩以甘棠
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
文安公以成德夙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爲節度推官
逮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
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

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
車拜文安繪象欵歎感愾州宅有載德堂
刑獄使者廨有德遠堂學宮有祥鱣堂節
度推官廨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
誠者爲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
祖之民爲改葺年民便安之耆耄請改建
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
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書某曰是不
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乎生今四百二
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
事葺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羞是祠
之建匪吾敢私惟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
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輒
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佗姓而祠故侯實
矣古典然猶得爲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
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
以淺陋辭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禮部冠萬
七千士退然無矜色而有戚容曰此吾先
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予蓋自是翔
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
位于朝泊檜枋國公亟說外檜死而後躋
楚從位亟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宮之

祿老子家其年行閔閱有考功博七之議
有太史氏之錄有狀其行有銘其遂有序
其丈夫抵詞今足以華國名行足以砥俗
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
■終皆有潼為幕府而識者知為公輔之
器司臬事而察辭斷訟人自以不寃後以
前執政為首民習其教不肅而成宜公之
去而民思之深今楊侯五十年州縣立六
郡守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羨復來邦
人懷今悼昔奉嘗之敬不懈益塵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嗚呼楊侯視此其益知所勉
哉宣王命召穆公之句江漢也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
徐方也曰南仲太祖太師皇父亦以太祖
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
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
儀法者多矣今陽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
命侯以文安之事顧瞻山川想象懋蒞退
而衣德服訓以臨其民必惕然以想曰斯
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惕
念于前于衡于羨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
降于庭蓋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為

善政之助不已多乎詩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有間餘不足相為
質也寒暑微息不遂其生見者為勸引

公報百十回矣夫之已密不烈西漢之

心雖百十可知矣子何病諸不然匪義之
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
於旦夕是有為為之本之則無其能久乎
毛君作而曰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為記

夔州臥龍山記

予久聞夔州臥龍山之勝開禧單闕之歲
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蔽瞿唐
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闕之歲還自南
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
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為帥守嘗以
記屬予

又言之中止不一登山

恨弗慊也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
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畧曰山為

一山之望山趾

僅隔濠東一水其上

咸為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興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上有五龍水

又為野猪池池上為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耆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植稍一方無與並美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貞諦寺詩夔之諸刹惟此

可當是必為貞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善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為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為大室傍翼窻

軒凡二百餘楹由大祠宇前路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祠一時君臣既

社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為守

也則為寺以館僧將為永久之圖此皆後

世人情之推典禮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

無不盡也而予謂久近之實則固不在此

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域之魏強弱不敵

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隕使操懿君臣盱

衡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

如比管樂書申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恚

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
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
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
見感於所不係者昭昭靈靈著在方冊昭
烈君臣尊君父討亂賊之心與山川俱存
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
跡夔子之故祠邛人扶植愛護莫敢翦無
雖八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腹之蹟
四頭八尾隅落鈎連隊陳相容觸處為首
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祕者雖陵夷谷遷是
陳也亘千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
懿君臣欺孤盜鼎雖萬世在後與一時利
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
陳壽誣蠆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
以自黥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
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黼嘗為
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財賦安北望自益昌
以書邨某曰吾所居廨自開禧至紹定之
遇單闕之歲皆在寇鈔癸仲不佞承之於

証漬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太懼無以存
吏舛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
而為堂樓以鎮之左控寶峯右拊烏龍西
指劍關北奏三泉復著之儒堂於樓之
東凡皆節縮浮費以績于成昔天子之命
我也曰將指給餉上下通情當勿乏與濟
我戎事矣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
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名北定則取鄭亨仲
剛中思耕亭語子為我記之某作而嘆曰
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食自食上
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

居北望所以荅揚明命之意羨矣盡矣而
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泉宣制司
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為謀也久矣蓋自建
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
管茶馬趙應祥開為隨軍轉運使總領四
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
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
為瘡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成
詔遣都漕親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
席益趣行人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糴于泉
利閤而席趙文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

安刻置之與而吳李又不咸趙不棄繼之與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人不咸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紹興之末主瞻叔之望以括民曰契與制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殆如先正所謂三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兵無窮者實矛盾之術使然耳開禧以後事異前時吳曦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胄俾宣司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事似是而其實不然蓋曦既畜無君之心將託是為亂而正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季明善宣劉志大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曦既授首財之僅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為計微安沂公爲之移屯減戍運

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勤節公逢孺亦未知攸濟矣王君釜代陳雖按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共濟王鈞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

始未見甚害也一旦虜乘虛大如董仁父
居誼蒼黃度劍王董之勢相扼不容以不
易使也則楊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
是代楊者任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
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五
州三關以內日朘月削極於近巖而益不
可為矣歲入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
四大軍歲為糧百五十萬不關外居 而
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糴三百萬石關
之內外七十餘倉又為灰燼則官軍民卒
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
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
泰禧以來諸公間竊以為今之所謂四總
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
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為之科
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
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戎之欺且吝也
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
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為之弛
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情者
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
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戕成併屯虛實相知

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
柙之令行於戎司覈窺籍明功賞息餽賂
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
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嚴戍守以衛
農毋從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免惟經
久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蜀其有瘳
乎易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
答揚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北望沂公之家
嗣也才器開偉甚似其先人云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予奉使東川
日建為周程二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
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頌二
民子孫予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
備丞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予
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遷起家
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
諗予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
春官貳卿度正每以為恨曰宗範吾州人
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
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

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
瀨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良十餘人嘗以
請于予予為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
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峯而涪溪二
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
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
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為養心堂以館學
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築盛之田是田也自
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
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
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

大夫珣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六遣
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
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
與通書聖李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
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
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
躰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
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
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
有一家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
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

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
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
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
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為至
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
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
其矣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
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
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振弓嘗
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
言曰天理人欲同躰而異用同行而異情

嗚呼學古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
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館記

眉爲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羸
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溽濕無所江
有亭曰共飲僅容祖帳予為拓而大之門
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扼神宇右阻民廬
未能盡如初志也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
為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堂為便坐前阿
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
宮牆而移書某曰予也昉為此者盍卒記

之予嘗攷五禮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夫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繁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閔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關啓閔以告司徒命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賓于疆於是共禮酒共陳酒共稍禮共齊蒞以至牢米法羊澤物幣齋各司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授館小行人眠館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積焉旬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胥胥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與梁以議鄭里侯以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四終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五

記

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贈大師劉

清惠公祠堂記

尚書郎劉全叟郎予以書曰先君清惠公
早孤自奮紹元祐家聲於黨禍流離之餘
出入中外幾四十年晚守潼川邦人德之
不忍忘自郡及邑既象而祠之然未特祠
也端友不佞猥以寶章之直司臬東川邦
人曰吾清惠之子也合辭以請乃度其地
于郡北長平山築室三楹而後祀之旁曰

懋亭以傳于愛棠之義昔者為十縣代役
有記蠲租有記蠲米麥之耗有記北山之
祠二顧廟之祠中江縣之祠與郡庠之市
田儲書亦皆有記子於先清惠匪惟同朝
之舊且常刺部于斯守藩于斯今新廟之
役考成而舊人之存無幾記載之筆必于
是屬予謂公平生大節識于碑楹施于丕
彝昇錄于太史氏議于奉常考功昭昭日
星之垂奚以予言為也矧惟郡縣吏所去
見祠非萃渙立廟之意今祠之多記之備
而又以屬于不肖不已贅乎將辭諸使人

復自惟念古今異制郡國異史固有遭時
為法緣情制禮者且古者裂五侯三土以
與天子共守天下沒而奉祀則有祀宗上
史典策分物祀於太宮宗氏分族共其職
事如懷姓九宗之於晉殷民六族之於魯
蓋建邦啓宗世襲其位則世祀其先也若
卿太夫士爵祿有列於朝亦得以其等殺
立廟于家內賓宗婦昭穆以序皆不失乎
萃渙之意自許田立魯別廟而鄭人承祀
三家分魯分晉而各主其廟大非先王之
舊戰國而後宗法廢絕廟祀之不經久矣

况自罷侯置守吏如傳舍才在下中者苟
容以求全而貪沓殘暴者民盼々然疾視
唯恐去之不亟則民安知有故侯之祠苟
幸而遇廉平之吏有德于民民幸其有以
福我也則非以選表召亦以終更去吏民
之愛戴者雖欲借留攀截終爲其文於是
而度越古典築館圖形以奉嘗其守宰亦
人情之不可已者又慮其善政之無傳也
為文以記之慮來者之去籍也勒石以永
之豈無尚德懷賢抑以廉頑儆貪茲其情
不旣甚切而滋可矜者乎其間豈無出於

驅迫本於誦佞者然吏去則祠毀幸而勿
毀則荒穢弗治徒取笑辱焉此又所不論
也惟清惠公以又獻故家發身科第清心
約已一介不妄取予御命朔廷威名擔虜
後以從臣守荆正韓侂胄開邊姦人乘時
浩釁公首戮朱勝威行南國侂胄憚之以
公還蜀守漢中劾察吏之從亂者守潼川
拯民于焦土逮鰥振滯已責蠲逋度地以
居民發廩以振乏儲書以勸學市田以養
士前後為費數鉅萬蠲失火之家貸緡十
餘萬又為潼人請于朝永蠲米麥消耗歲

為石三千七百八十最後又蠲諸邑田賦
為緡八萬四千有奇蓋居郡五年苟以利
民者無不為也嘗上疏乞身詔書報曰卿
守荆江漢懷惠守梁梓巴蜀稱仁有臣如
斯朕將褒表不暇顧欲引年而去可乎蓋
遲留至五年而後去然人情終弗慊也祠
之多記之備非其情之不可已與其情之
滋可矜者乎諸葛武侯之卒民巷祭野祀
朝論以禮秩禁之不可卒使近墓立廟邦
人思亮不置而愛其子瞻每朝廷有善政
必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嗚呼鄭人思

威公而愛武公晉人思欒武子而愛威子
蜀人思諸葛公而愛瞻人之情至於愛而
不見圖其形書其政猶以為未足也而移
其愛於子孫雖以見斯民秉彝好德之性
亦由化敵俗媮人幸於善人之見故愛之
切而思之深嗚呼全叟而登斯堂也睹斯
義也知人情之望於我者若此其厚也其
益知自勉以克休于前烈矣全叟嘗歷合
龍普邛四郡守擢金部郎中由成都路提
點刑獄移節潼川所居有善政其子震孫
自通判隆慶府以方伯之薦召赴都堂

審察清惠之報庶其在此云

壁津樓記

成都路刑獄使者吏部郎游景仁以書郵予曰但之先人嘉泰間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堞而為樓焉陳益之取水經語名以壁津後三十年但以使事來而樓無以存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復之基視舊如崇樓之崇三於舊最下為堂曰寶忠以識先人易名之典子旣大書而揭之矣盍為記之雖然吾之為斯樓也匪以為宴娛之供每一登臨憂感交集蓋未嘗有一忻焉昔者張義立夷佛灘之險是矣第水勢自高臨下且暮蓄城足傳城而居者瘳瘳然吾雖在寮吏盡力於堰渚且為支流以泄其怒而不保後來之我繼也樓之右三峩衡陳其下中鎮諸塞實邇夷略險所弗及阻木以為固而郊於是邦也今濯濯然吾雖誅犯令者而憲之禁亦不保後來之皆我聽也蜀餉為粟百五十萬石仰西州者居多歲時以稔惟都江通濟二堰而積蠹弗蠲歲比不登吾雖廣思集益損其弊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

鳥山集卷四十五

士庶乎可飽抑又不保堰之久而勿替也
既又思之所憂有大於此者獄訟之不平
陰陽以沴今傳爰之不幸而訴於我吾不
能盡心焉堰雖修如水旱何職思其外則
三垂之不戒寇盜以興雖一方之粗定軍
餉之無闕亦將蹙々而無所騁是乃范文
正公所謂進亦憂退亦憂者子將何以教
我嗚呼予嘗以弘毅為景仁發室今景仁
之慮及此其庶幾亡愧於斯二言矣乎予
嘗觀易六十四卦乾坤之次即為六坎其
謂天一生水而成於六乎剛柔始交而難

生則聖人之憂患實昉諸此蓋以一陽而
陷乎二陰險也亦勞也既險且勞聖人獨
能忘情乎故乾坤既定即次以屯君子不
可以不經綸也及其見諸經綸以濟險難
則又以未濟終焉始乎屯終乎未濟君子
無一息而不憂也景仁觀水之激則憂在
城觀防之壞則憂在餉即天水之違行則
憂在訟憂其可憂而又憂人之憂憂人之
憂而又憂後人之不見憂也非弘毅者能
之乎雖然人能憂人之憂而後能樂己之
樂內有可樂則仁念發達人將焉往而不

憂否則物足以勝我氣足以役志其不憂
樂而樂憂者幾希景仁之先人名某嘗主
舍農寺簿紹熙之末國有大議自司農發
之景仁不墜厥紹今端平改元天子有紹
召為郎從施諸事業有引未艾云益之名
謙義立名方

瀘州重修學記

瀘故有孔子廟在州郭之北唐咸亨所建
也迨慶曆四年詔州縣興學爰始除舍以
羸生徒元祐五年徙廟學于州南紹興中
始置教授自崇寧

嘉泰雖三歷繕修然

今既三十年矣某起家守瀘以故事謁先
聖先師堂序若將壓焉則撤而新之前端
門術後建齋寢左右列從祀位又念廟學
不可混也更建東西序築師生之館于外
尊壘爵洗故以梓今範金為之凡二百一
十為有司製冕服諸生製衣幘役未既會
某以君命召士曰公無一言以告我乎某
對曰吾幼而學之孔孟之書也壯而欲行
之率不與事僮今願竊有告焉且古者國
子舍于王宮教于師氏而時會于大司樂
以習誦弦以學樂舞萬民居于此間教于

塾師而時屬于州序以授教法以正齒位
皆非常廩之士也自漢景時文翁為蜀郡
守立學官置左右生而郡國養士始此武
帝立博士弟子員而大學養士始此古者
以有道有德者教國子父師少師教于閭
塾蓋禮所謂鄉先生國人所視為矜式者
故於射飲則為遵自鄉治廢而教法壞至
新莽始於校學立經師繇是相承有郡文
學州博士之等迨我慶曆設教授之官始
也猶聽舉人自擇熙寧以後命於朝廷命
於吏部則皆聽之資格矣古者有養老乞

言有旅酬合語蓋學校公論所出也自春
秋至二漢此意尚存迨其後也規約日繁
禁防日密至蔡京專國則憲禁申今如謗
訕朝政如造為飛語皆坐首罰至于今未
之改也雖然是特學制之變耳其如廟制
則滋異古者祝祭享之別不相僭瀆
未有非鬼非族而可以言廟不尸不厭不
毀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魯哀公
十七年立孔廟于故宅閱千餘歲未嘗出
闕里也漢儒所謂立學釋典未知先聖先
師為誰自戴記之外無聞焉迨魏齊王晉

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史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帝二年廟周孔子冑監迨正觀定為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於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無異廟祧之祀矣古者弟子之於師子孫之於父祖尊之而無以加也則祢字以別之字之至貴漢初猶然而新莽不知仲尼之為尊也妄為作謚然宣尼之云未毀削其字也至追崇之典代增則以繁謚為重王封為貴矣古者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於師也自建武祠七十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十諸儒從祀大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後祀矣夫是數者孰非致隆極羨之事乃肇自漢景武而盛於魏晉齊梁隋唐以後然則五三之典非與易書詩春秋不可信與借曰未及聞知則羨化善俗宜有以遠過三代而民之淳漓世之治亂顧相反若此則又何在大抵先王之特其人則四民也其居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閭也其田則一井二牧二屋九夫也其食則九穀六畜五牲三

犧也其服則九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官則三吏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學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御六射六事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焉不奪於奇器異物不僥於淫辭設行不蕩於姦声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適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雖以周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也自趙渠梁壞田制田政燔詩書道失民散至漢而不能復於是設淫邪遁之言得以乘虛竊入始也孔老離立久之而釋氏叅焉蓋自

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雨風震電下至蟲蠅艸木皆為宮室衣冠以肖人類府史胥徒以象官府以至民之日用飲食車服器皿亦無一而不改先生之舊舉世由之不以為疑也使於是時又不為之建學立師示之以五三六經之準的則生民之類幾何而不胥為夷也然則學盛而負廣廟隆而祀繁其殆起於異端日熾大道寢微之時乎士復請曰記學校者多矣而不及此亦曰生斯世也而必古制之是不其迂乎曰吾固知是古之無益而不可以來之聞也

千百年間習焉不察以郡縣之制視邦國以塔廟之議口庠序以羗胡之教釋聖言今日無益而未之聞也是孰為有益乎乃次第其說勒諸學官以諭同志相與敦求墜典搜索遺言期紹昔聞開來哲為萬里建長治之策嗚呼其無有聞風而興起者乎

瀘州社倉養濟院義嫁記

天運無窮物生不已人之性無不同也然而二氣雜糅強弱異質短脩異數貴賤富貧異分所貴乎君公師長者位乎兩間有

以品節而左右之某自流南裔程鬼與鄰誠不自意生返故鄉起臨舊鎮益思所以布昭王靈加惠遠服修校官增學廩創縣庠繕誠郭植觀闕念民困於科糴歲以四萬緡敷二萬斛前官雖嘗市田代輸而行之僅二年乃以疆事之興粥田以佐用度此事中廢予為出少府餘財斛增直二千雖然不惟小惠不可徧也亦恐人心不能盡同行之久近未可知也又念城內外嘗合力創社倉于四隅以時糶糴為救二千二百五十斛然而舊沒新升之交細人

末作昏暮得穀舂榆無所出緡錢萬有三千糴米千斛為倉廩於報恩佛舍之西廡歲貯田租七十斛以備消耗一其槩量糴以元直將以制物低昂也又慮社倉不能常糴乃與察吏躬視城南養濟院而增廣焉院始創與太府寺承王公大過有序有室有府有庖歲入千三百斛約其所入可飽百人第歲久腴削所養視昔財半命復其數選吏覈實增置官田若干畝增養百人庶乎老且廢者有養疾且病者有瘼孤且幼者可以成人鰥寡者有告也則又慮

死者無所歸也乃稽州之義冢自故相趙文定公創於貞如寺之西偏旋以地隘不可更拓李侯寅仲又嘗更創於寺之南而男女混殺牛羊蹂踐過者顛泚乃為相地於使君崑下山從西北來襟抱環合廣深各二十文出緡錢三十萬廣之甃石為冗凡無主之喪全而藏之周以土牆飾以門術分左右以別男女書年狀以待子孫秩廩給以處守者亦撥田租十有三斛歲儲其入於常平庫歲掩埋之命鄉之仕者傅朴李有之司其事規置既成人曰吾侯之

為是也節縮浮費凡四方邦交之幣獻不有其一錢以臻于是是不可以無紀予愀然曰是惡足紀也古之為政柱有用老有歸幼有養矜寡孤獨有所瘖聾跛躄斷者伶仃有食其徒也相授死也相葬不幸而道死也塋之無主後也里胥主之骷也蜡氏除之盈天地間生事死送無一民弗得其所此君公師長所以師保萬民之職分也今也不然簿書期會之是務而區々然為小惠以悅民且社倉歲糶之數視昔非不廣矣然生聚之蕃舟陸之會是果能為低昂乎養濟之數視昔亦倍矣然老癯殘疾顛連亡告者亦能無所遺乎患塋死之不廣也為之行營高燥多其兆域益其儲峙不知喪無主後行有死人亦止於是乎孝子慈孫欲自致其誠敬者亦有以處之乎自聖賢視之直不滿一笑尚足以為功乎姑識予恨以俟來者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五終

...

...

...

...

...

...

...

...

...

...





海山集卷四十一

三